

人与自然

## 流光又值大寒时

■司新国

像是在为大寒造势,从 1 月 16 日到 18 日,连续三天,气象台接连发布寒潮、暴雪与道路结冰预警。

其实,16 日中午气温一度升至 15℃,下午外出散步时,穿小薄袄也不觉冷,走着走着出了汗,干脆脱下来系在腰间。傍晚 6 点左右起风了,风不大,温度下降幅度也不大。17 日多云转阴天,风依然不大,只飘了几滴雨。18 日,冷是冷了些,但直到午夜,也不过是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,在院里溜达几圈,头发也不见湿。

等不到雪,只好钻进被窝。翻来覆去睡不着——看来这雪是成心和天气预报过不去,要么与周口无缘,要么全落进了外地朋友的朋友圈。19 日早上 6 点起床,赶紧开门,哦,有雪,许是后半夜下的,浅浅一层,已经停了。风亦不大,寒气却沉沉地渗进来,从裤脚、领口,一丝丝掠夺体温。7 点前后,小雨夹着雪花,缓缓飘落,随后景象一转,竟如此惊艳而决绝,仿佛苍穹之上有个巨大的筛子,筛下的只有雪。雪如天女洒落的银粉玉屑,虽不似大雪那般张扬,也不及暴雪那般狂放,却密而不乱,不疾不徐,在天地间轻盈地舞动。从清晨到日暮,从黄昏至深夜,绵绵不绝,为这尘世勾勒出一幅静谧而安详的水墨画卷。雪吞没了先前小雨的窸窣,代之以一种厚厚的、白茫茫的静美。夜深时,我家院子里的月季、山楂、芭蕉、黄杨、石榴与桂树,枝叶间皆缀满细密松软的雪,一切都变得纯净无瑕,似乎都沉醉在这场浪漫而温馨的冬梦里。

明天便是大寒,这场雪尽管与预警中的大雪暴雪相距甚远,但也算是大寒的前奏了。

节气在此悄然转场,仿佛松了一口气——该来的,终究来了,且来得如此坦荡:不是小寒节气那种试探的、怯生生的冷,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铺天盖地的、属于天地本身的威严与岑寂。它平静地笼罩下来,将万物纳入它绝对统治的、银白色的疆域。

可你莫要以为这便是死寂,生命的迹象,正以一种隐忍、蓄势待发的姿态存在。古人观察得最是精微:“一候鸡乳;二候征鸟厉疾;三候水泽腹坚。”寻常人家的母

鸡,许是感知到阳气萌动,竟在这至寒时节孵育小鸡,羽翼下护着的是一团毛茸茸的、关乎生命的暖意。鹰隼之类的征鸟,因大地封冻、捕食艰难,飞得更高,目光更锐,姿态更显迅疾,那是被生存催逼出的、近乎残酷的力量之美。至于“水泽腹坚”,是说江河湖泽的冰一直结到中央,厚实而坚硬。这“腹”字用得极妙,仿佛大地在冰层之下,用整个身体积蓄着、孕育着什么。

将视线越过城区,投向更广袤的原野,那里便是乡村了。那里的雪下得更为酣畅,更无遮拦。即将进入分蘖期的麦苗,此刻被一床匀净的“厚被”缓缓覆盖,正应了“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的老话。衰草尽数倒伏,裹在泛着釉光的厚厚冰甲中,一脚踩下去,便发出清脆而空洞的碎裂声。河水早就不流了,凝成一条苍白的、静默的玉带。你若贴近了看,那冰层下面并非全然透明,而是蕴着絮状的、云翳般的纹理,像是封存了许多未及诉说的、关于季节和生命的故事。最动人的是树枝,尤其是那些槐树与枯柳,每根枝条上都裹着匀称透明的冰凌,胖嘟嘟、亮晶晶的,在苍白无力的日光下,折射出千万点寒星似的光芒。风来时(那风也是极缓、极沉的),它们并不摇曳,只轻轻磕碰,发出风铃般清越又寂寥的声响。这声响,便是大寒节气里唯一的音乐了。而那些阡陌,如纵横的线条,先是被勾勒得愈发分明,随即又渐渐柔化、隐去。世界简化成两种颜色:天是无边的灰,低低地压着;地是无垠的白,默默地托举着。偶尔有一两点移动的“墨渍”,那是雪地上的行人,或觅食的小狗。

早年间,还有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,青灰的、细瘦的,是这幅静谧画卷里唯一鲜活的笔触,可惜这光景已被岁月悄然带走,只余一段遥远的记忆。然而,寂静并非虚无。你细听,在被雪覆盖的地表之下,有着生命的脉动——蛰伏的虫儿正蜷缩在泥土的温床里,积蓄着破土的力量。不出半个月,城市和乡村都会被这寒气向内压缩,继而迸发出一种向心的、火热的忙碌。这忙碌,只因新年将近。一人大寒,就像河南梆子从“慢板”转入



“流水”,节奏骤然加快。外出务工的人陆续归来,城乡之间的人流开始增多。最先热闹起来的是超市与集市,人们拎着大包小包,为即将到来的新年扮演一回“购物狂”。那暖烘烘、沉甸甸的气息,像一张无形的网,笼罩在冰冷的空气之上,顽强地宣告着人间的热度。

如今住在钢筋水泥筑就的城里,听不见冰凌的磕碰,失去了儿时堆雪人、打雪仗的乐趣,大寒似乎只是日历上的一个名词。然而,就在这场雪落下之前,我为应对寒潮去超市买菜,看见那些印着金色鲤鱼的礼盒,还有中国红的灯笼、福字和春联已热闹上市,忽然被一种久违的、近乎蛮横的暖意击中。这暖意与气温无关,而是来自一种集体的、传承的记忆密码,一种对节气与年节的固执信仰。它穿透恒温的空调房间,提醒我:无论楼宇多高、街道多宽、城市多大、村庄多小,那个由节气与农谚、祭祀与炊烟编织而成的古老中国,依然活在这鼎沸的、充满希望的市井里。

原来,大寒的冷,是一场庄严的清场。它以极致的严酷,涤尽一年的疲惫与尘垢,将天地还原至最素朴本真的模样。也正是在这极致的空旷与寂静里,那由大地深处升起的、由人心深处燃起的“阳气”,才显得如此清晰、不可阻挡。它封冻一切,也孕育一切;它是终点,更是起点。当我们裹紧衣衣,瑟缩着穿过这最后的寒夜时,其实正无限地接近那扇即将被春雷叩开的、万象更新的门扉。

心灵感悟

## 昨夜飞雪

■王雪奇

一场瑞雪,如天女洒下的银笺  
悄然铺展中原  
北风,是狂野的鼓手  
怒吼着,将寒冷的节奏敲响  
气温,像折翼的飞鸟  
骤然跌落,隐入冰冷的深渊  
玉龙在苍穹间翻飞  
那是雪的精灵在狂欢  
它们旋转、跳跃,以最自由的姿态  
将世界装点成梦幻的宫殿  
冰封的大地  
坚毅而深沉  
田野,一片白茫茫的辽阔  
腊月的门槛,被雪轻轻叩响  
时光的齿轮,在此刻放缓  
我站在雪中  
感受着这气象万千的浪漫  
雪,落在我的眉间  
虽凉,但有点温柔  
瞬间,化作一滴晶莹的思念  
它带着冬的期许、春的诺言  
在岁月的长河里悄然沉淀  
瑞雪兆丰年啊  
这是大地写给未来的诗篇  
我愿,所有的美好  
都如这雪花,如约而至  
悄悄地来吧,不晚

生活百味

## 冬日滋味

■李璟依

终于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,下班时分,地上已覆盖了厚厚一层。

路灯下,大风裹挟着漫天雪粒扑向挡风玻璃,扑簌簌的。天黑路滑,车子在拥挤的车流中缓缓前进,且时不时停下来。我抬头,穿过肆意的风雪看向路边小区几座矗立的高楼,那些错落的窗子里大都透着橘黄色的灯火,在冰天雪地中衬得千家万户都温暖可亲。

想起以前住在有院落的老屋,一到冬天,家里便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:先是将堂屋门上的两扇榻子用透明的塑料薄膜封严,以抵御室外的寒气,再在屋内支上蜂窝煤炉子,安上烟囱,生火取暖。

冬日寒冷,每天放学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凑到炉子前烤火,烤得手脸发烫。晚上临睡前,妈妈会把棉衣棉鞋放到炉边烤着,第二天一早就能穿上暖烘烘的衣裳和鞋子。可叹的是,清晨的温度与被窝里相比差距明显,若非面临上学迟到的风险,单凭意志,大抵是逼不出起床的决心的。

炉子也不只用于取暖,用它烤红薯、馍片,更是我们乐此不疲的事。红薯一早放在炉圈上,傍晚放学回家时,红薯皮已皱巴焦黄,飘着甜香。咬上一口,绵密软糯,胃里热乎乎。烤馍片则是放学回来垫肚子的好物,将钳子撑开置于炉火上,把切好的馍片逐一摆在钳子上,小火慢烤,勤翻动。待有了焦香,拿两片夹上红红绿绿的辣椒酱,吃起来外酥里软,又带着辛辣,美滋滋的。

如今住在楼房里,到了冬日,家中只需通上电便

能迅速暖和起来。地暖有地暖的好处,空调有空调的便利,少了忙活取暖的热乎劲儿,多了入室便通体舒服的自在。总之,一进家门,冷空气便被隔绝在外,连家居服也不必臃肿。偶尔头昏脑涨,倒是暖气太足的缘故。

乘兴,叫上朋友寻了一家馆子吃砂锅炖羊肉。馆子里人声鼎沸,交谈声混在热汤热气里。我们坐在桌前,等羊肉在砂锅里煮得滚烫,夹上一块,肥美的肉块颤颤地冒着热气,浓郁奶白的汤更是鲜掉眉毛。

瑞雪兆丰年,我的心头不禁涌出一股子兴奋劲儿——总得买条鱼回来吃吧。戴上帽子,围上围巾,我便急不可待地奔向菜市场。

菜市场里琳琅满目,瓜果蔬菜、鸡鸭鱼肉码得整整齐齐。买菜的人很多,个个带着一种雪后高涨的生活热情,在各个摊位前来往穿梭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热闹极了。

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艰难地挤到鱼摊前,选了条闪着银光的肥鱼。只见老板两三锤敲下去,原本扭动扑腾的鱼就瘪了嘴、歇了尾。之后,除鳞去鳃,清洗干净。他问了句是否切片,又是一刀下去,从鱼尾剖至鱼头,剔出鱼骨,片好鱼肉。

回到家,以番茄打底,煮上一锅金灿灿的鱼汤,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和鱼肉在沸汤里咕嘟咕嘟翻滚,香气瞬间弥漫厨房。连锅端上桌,把白嫩的鱼肉和鲜辣的汤汁拌进大米饭里,香喷喷的。再喝上一碗浓酽酽的鱼汤,说不尽的满足,纵是神仙也不愿做了。